

日常事物掌故叢書

花草竹木

楊蔭深編著

世界書局印行

日常事物
掌故叢書

花草竹木

三五·九·初

實價國幣八百元

外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楊 蔭 深

發行人 李 煜 瀛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總序

我們日常生活之中，所見所聞的事物，真是至繁且夥，不勝枚舉。就這許多事物裏面，除去早已存在而未曾開發過，或產生者外，大部分可說古已有了的。可是人們多不注意，這大部分事物是怎樣來的？而且自古至今，~~（？）~~這變遷又是怎樣的？大家差不多都安之若素，不想追究的了。是的，這許多事物，定要一一追究其來源，對於我，有什麼關係呢？佳節到了，就是佳節。神仙鬼怪，有許多人還要迷信着，有許多人已經不迷信了，信也好，不信也好，又何必再去追究牠呢？至如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禽獸草木之類，有許多人正在研究作爲專門的學問了，也何必你一一去追究牠的來源呢？

說這樣話的人一定很多。尤其是科學落後的我國，過去有許多記載都是靠不住的，如禽獸草木等類，非根據現在新的研究方法不可，若仍迷戀於古人的記載，錯誤一定是很多的。至於其他的事物，現在也正在改進之中，舊的早已廢棄了，新的正不絕地在產生，我們只有向前研究，爲什麼還要回來開倒車呢？

可是儘管有人對我這樣說，我總覺前人的載籍還是值得我們現在去留戀的。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更應愛護中國過去的文化。錯誤的正可把牠改正，不錯誤的當然要把牠更發揚出來，使知前人研究也並非完全是不對的。我，自己已有歷史癖，明知道有許多是附會依托的，卻也喜把牠摘錄下來，作爲古人對於某事某物的一種說法。因爲隨時的增補既多，便想把牠整理出來，這就是我編寫這部「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個小小動機。

提起掌故，好像就是軍國大事，典章制度的故實了。但是我現在所說的，卻是一些日常的事物，這裏只是人人日常所接觸的事物，沒有一件是國家宏制偉典的。原來掌故只是故事而已，所以日常事物也未始無故事可言，只因中國舊有掌故之說，所以我也把牠移來用了。這是我定名為「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些簡單意義。

上面已經說過，日常事物是至繁且夥的，我要把牠一一說盡，當然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所以我所編寫的是日常事物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歲時令節是我們每年每月所要遇到的，所以我把牠來編寫。神仙鬼怪有許多人現在正還迷信着，可是牠們最初究竟怎樣的，說明了也就平凡極了，所以也列為一門。至於我們日常所必需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所見到的禽獸草木之類，自然也有一談的價值。大約每種都想談牠一二十種，每種也並不想詳加考據，只是隨便舉證，作為已往是怎樣的，現今又是怎樣的，給讀者一個原委而已。這部小叢書是想給讀者一個常識看的，不想求其深奧，而且還想求其生趣，所以其中頗採了不少有趣味性的故事，以供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這是「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些內容大略。

本叢書範圍很廣，各方面簡直都有。我自問無此博識，可以勝任愉快。只是本叢書並非專門研究，僅將前人載籍所記錄的，作一番轉述而已，所以門類雖廣，我尚能勉與應付。不過錯誤之處，仍所難免，是在讀者的指出了。又本叢書每部或有附錄，大率為行文方面便利起見，未能在正文詳述的，就在附錄裏錄及；同時因為有許多資料，正可作正文的對證和參考，所以也把牠附在最後了。

最後，我要十二分感謝陸高誼先生，鼓勵我寫成這一部小叢書，得以順利地在世界書局出版，使與讀者相見，則我無此鼓勵，恐怕永遠不會寫成這部小叢書的。

楊蔭深三十四年二月四日

序

花草竹木，種類之多，真是不勝枚舉。本書非植物全書，自然不能盡述；所述者，不過日常所見而已。然而各地風土不同，或在南方爲常見而在北方則少有，或爲北方所習聞而爲南方所未知，這種惟有採取折衷辦法，約略分述。又如關於果木之類，其花其木，亦有可採，祇以本書另有穀蔬瓜果，在那裏已經敘述的，在這裏便不再重錄，故如梅杏桃李，石榴芙蓉等，其花皆爲前人所稱賞，這裏皆未曾提及，閱者鑒之！

以言花草竹木的掌故，亦惟略述此諸植物的由來而已。本書明非植物學或園藝造林學之類，故於形態栽培，不能詳述，其性質一如本叢書的穀蔬瓜果。大抵穀蔬瓜果專載吾人日常所食的植物，本書則專重於觀賞及實用的植物，雖間有數種亦可供食，然其重要部分還在於觀賞及實用。藥草一項，雖亦爲吾人日常所見植物，究係性質特殊，且學涉專門，故本書概未敘述，僅芝參一類，以向來認爲仙物神品，略加談及。本書內容，大抵如此，掛一漏萬，自知不免，幸閱者教正，不勝感甚！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八日楊蔭深

目次

一	牡丹芍藥	一
二	蠟梅水仙	七
三	辛夷玉蘭	九
四	薔薇玫瑰	一一
五	海棠茉莉	一四
六	鳳仙雞冠	一六
七	米犀芙蓉	一八
八	蘭蕙菊華	二二
九	菖蒲蓍艾	二九
一〇	靈芝人參	三三
一一	蘆荻	三六
一二	麻棉	三九
一三	竹類	四三

一四	松柏	四八
一五	樟楠	五五
一六	椿樗	五七
一七	槐楓	五九
一八	桐漆	六三
一九	楊柳	六八
二〇	桑柘	七一
二一	櫻櫚	七四
二二	荊棘	七五

花草竹木

一 牡丹芍藥

牡丹向稱爲花王，然其花於古未聞，六朝時亦極少見，至唐宋始爲人所推崇，如明王象晉羣芳譜云：

牡丹一名「鹿韭」，一名「鼠姑」，一名「百兩金」，一名「木芍藥」，秦漢以前無考，自謝康樂始言永嘉水陰竹園多牡丹，而劉賓客嘉話錄謂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則此花之從來舊矣。唐開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於長安。遼宋惟洛陽之花爲天下冠，一時名人高士如邵康節范堯夫司馬君實歐陽永叔諸公，尤加崇尚，往往見之詠歌。洛陽之俗，大都好花，閱洛陽風土記可考鏡也。

然牡丹實爲我國原產，大約古時未加注意，故不見於載籍。至鹿韭鼠姑百兩金之名，均見於本草，未詳其義。牡丹亦不過示其花爲丹色而已，別無意義。至木芍藥據宋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云：

古今言木芍藥是牡丹。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安期生服鍊法云：「芍藥有二種，有金芍藥，有木芍藥。金者色白多脂，木者色紫多脈。」此則驗其根也。然牡丹亦有木芍藥之名，其花可愛如芍藥，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藥之名。芍藥著於三代之際，風雅之所流詠也。牡丹初無名，故依芍藥以爲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爲名也。牡丹晚出，隋始有聞，貴游趨競，遂使芍藥爲落譜衰宗。

是因其花如芍藥，且爲木本，故得此名。但崔氏以爲與原來的木芍藥不同；鄭氏却疑古所謂木芍藥確卽牡丹，因爲古時無牡丹名稱，至後始有其名。今植物學家亦說草本者爲芍藥，木本者爲牡丹，是兩花實在相似的。

至唐宋時貴游推尙牡丹的情形，可閱當時人的載籍，以見其盛況的一斑。如唐李肇國史補云：

京城貴遊尙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爲恥。執金吾鋪官園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元者。又如唐康駢劇談錄云：

京國花卉之辰，尤以牡丹爲上。至於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衆君子好尙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洩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舊幕。幕下啓門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廊欄檻，皆是柏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娉婆幾及千朵。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以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

之不止。」僧俯首無言，唯自吁歎。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卻歸，至寺門，見以大春盛花昇而去。取花者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簞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酬贈。」

爲了一窠牡丹，竟至設計偷掘，亦可見當時人愛好之甚了。至如裴度至死猶欲一視，如唐李亢獨異志所云：

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過遊南園，令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尤屬奇聞。至宋時邵伯溫聞見前錄云：

洛中風俗尚名數，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隨貧富自樂，於貨利不急也。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盛，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囿，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台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市，以鈞籠賣花。雖貧者亦栽花飲酒相樂。

簡直成爲一種令節了。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亦云：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台處，爲市井張帳幕，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

則又儼如花市了。此外宋人品定牡丹種類實繁，如朱弁曲消舊聞云：「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至張珣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大觀政和以後，花之變態又有在珣所譜之外者。」此猶指宋時而言的，已達一百餘種。至明薛鳳翔作亳州牡丹表，則竟達二百六十九種。

之多，內又分神品、名品、靈品、逸品、能品、具品六類，可謂盡牡丹的品種了。至此類品種，歐陽修以爲姚黃第一，魏花第二，他在洛陽牡丹記中云：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廳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瓣紅，鶴翎紅，硃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猷來紅，添色紅，九蕊直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城，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魏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斫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王，而魏花乃后也。」

然此種品評，要亦爲歐公遊戲之作，未可定論，錄之以示當時人對牡丹的愛好而已。亦可知花王之說，實始於宋。又牡丹有「天香國色」之號，此稱乃始於唐，李正封詩有「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當時以爲傳牡丹詩最得神者，見全唐詩話。宋周必大的天香堂，明周王的國色園，皆爲植牡丹而起這樣名稱的。此外又有「富貴花」之稱，宋周敦頤愛蓮說所謂「牡丹，花之富貴者也。」

與牡丹相似的有「芍藥」，此在上古已有之，詩溱洧所謂「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李時珍本草綱目以爲「芍藥猶嬋約也。嬋約美好貌，此草花容嬋約，故以爲名。」宋羅願爾雅翼則云：「制食之毒者，宜莫

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蓋古有芍藥之醬，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如漢枚乘七發「芍藥之醬」，同馬相如子虛賦「芍藥之和」，皆用作調食。今醫家亦以其根入藥用，有利小便下氣止痛散血之效。

芍藥在本草又有別名，云一名「白水」，一名「餘容」，一名「擎食」，一名「解倉」，一名「誕生」。此殆用於藥中，故名稱如是其繁。此外又有「可離」之稱，蓋由詩「贈之以芍藥」一語而來。晉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

芍藥與牡丹不同的地方，誠如宋蘇頌本草圖經所云：

芍藥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二三尺。夏初開花，有紅白紫數種。結子似牡丹子而小。

芍藥至宋時頓減聲色，以有牡丹故也。據宋陸佃埤雅云：「芍藥華至有千葉，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爲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爲花王，芍藥爲花相，又或以爲花王之副也。」然當時揚州芍藥，實聞名於天下，該地人士的愛好，亦無異於洛陽的牡丹。宋王觀曾作芍藥譜云：

今洛陽之牡丹，雖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異色，間出於人間。花品相傳，龍興寺山子羅漢觀音彌陀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勾其本，培壅治蒔，遂過於龍興之四院。今則朱氏之園最爲冠絕，南北二圃，所種幾於五六萬株，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遊者，逾月不絕，而朱氏未嘗厭也。揚之人與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州宅舊

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爲人盜去，易以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

至他譜中所列，凡舊收三十一品（按即劉攽芍藥譜），新收八品，皆起以新名，如冠羣芳，賽羣芳，寶妝成，盡天工之類。然此種品評，誠如王氏所說：「花之名品，時或變易。」所以這裏也不一一引錄了。

此外芍藥又有「婪尾春」之稱，如宋陶穀清異錄云：

胡嵩詩曰：「瓶裏數枝婪尾春。」時人莫喻。桑維翰曰：「唐末文人謂芍藥爲婪尾春，蓋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故名。」

又宋劉攽芍藥譜云：「昔有獵於中條山，見白犬入地，掘得一草，乃芍藥，故謂芍藥爲白犬。」那未免有些妄誕。至如沈括夢溪筆談所云：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榦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評寺通判，王荊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尙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或申狀暴泄不至，尙少一客，命以過客內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這真是巧合，無怪名之爲「金纏腰」了。

二 蠟梅水仙

蠟梅本非梅屬，誠如宋范成大梅譜所云：「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或作臘梅，實非。明王世懋花疏所謂「蠟梅是寒花絕品，人言臘時開，故以臘名，非也，爲色正似黃蠟耳。」蓋蠟乃象其花色，非關臘時開的。

蠟梅於古未聞，所以宋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東南之有蠟梅，蓋自近時始，余爲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其實不僅東南，卽北方亦復如此，如王直方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戲作二絕，緣此盛於京師。」可知京師在此以前也未得盛的。但蠟梅耐寒，則北地栽培當較南方爲早，而南方之有蠟梅，或由北地移植過來的。惟據明徐光啓農政全書云：「蠟梅多生南方，今北方亦有之。」則似爲南方而移植於北方，不知確否？又明陳繼儒岩棲幽事云：「考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尙咏黃梅詩。至元祐間，蘇黃命爲蠟梅。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香氣如梅類，女工撚蠟所成，故以名之。」則蠟梅之名，似爲蘇軾黃庭堅輩所命，然云「女工撚蠟所成」，頗爲可疑，豈此蠟乃偽造的？至蠟梅的種類，據范成大梅譜云有三種，他說：

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蠟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磬聲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密香濃，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

與蠟梅同爲宋人所清賞的，尙有「水仙」。王世懋花疏以爲「其物得水則不枯，故曰水仙，稱其名矣。前接蠟梅，後迎江梅，真歲寒友也。」按唐段成式西陽雜俎云：「柰祇出拂林國，根大如雞卵，葉長三四尺似蒜，中心抽條，莖端開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冬生夏死，取花壓油，塗身去風氣。」李時珍本草綱目以爲「據此形狀，與水仙彷彿，豈外國名不同耶？」然此花唐時確已有之，如薛薛用弱集異記云：

薛薛河東人，幼時於窗櫺內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中庭，歎曰：「良人游學，艱於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然。」於袖中出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下吟詩，其音細亮，聞有人聲，遂隱於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於跬步，不啻萬里。」亦歌詩一篇，歌已仍入叢蘭中。薛薛苦心強記，驚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一時傳誦，謂二花爲夫婦花。此雖神話，但可以證明唐時已有水仙花了。惟見諸賦詠，則實始於宋。宋高似孫有水仙花賦，序稱「水仙花非花也，幽楚窈窕，脫去埃滓，全如近湘君湘夫人離騷大夫與宋玉諸人。世無能道花之清明者，輒見乎辭。」後之咏水仙的，往往以水中的女仙相比擬，以示其高潔脫塵。此外水仙又有「金盞銀台」之稱，考宋楊萬里咏千葉水仙花序云：

世以水仙爲「金盞銀台」，蓋單葉者其中有一酒盞，深黃而金色。而千葉水仙其中花片捲皺密疊，一片之中，下輕黃而上淡白，如染一截者，與酒杯之狀殊不相似，安得以舊日俗名辱之？要之單葉者當命以舊名，而千葉者乃眞水仙云。又有「女史花」「姚女花」之稱，如內觀日疏云：

姚姥住長離橋，十一月夜半大寒，夢觀星墜於地，化爲水仙花一叢，甚香美，摘食之，覺而產一女。長而令淑有文，因以爲

名焉。觀星卽女史，在天柱下，故迄今水仙花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

則未免是神話了。至今蠟梅與水仙，往往爲新年案頭的清供，此風宋時亦有，惟似不限於新年。如宋樓鑰詠蠟梅水仙云：「二姝巧笑出蘭房，玉質檀姿各自芳。品格雅稱仙子態，精神疑著道家黃。宓妃漫說凌波步，漢殿徒翻半額妝。一味真香清且絕，明窗相對古冠裳。」至明則此風更盛，明張謙德瓶花譜所謂「冬間別無嘉卉，僅有水仙蠟梅梅花數種而已。此時極宜敞口古尊壘插貯，須投以硫黃少許，可不凍裂。一法用淡肉汁去浮油入瓶，則花悉開，而瓶略無損」云。

三 辛夷玉蘭

辛夷亦作「辛雉」，據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夷者莢也，其苞初生如莢而味辛也。揚雄甘泉賦云：辛雉於林薄。服虔註云卽辛夷，雉夷聲相近也。」又據唐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辛夷花未發時，苞如小桃子有毛，故名猴桃。初發如筆頭，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按迎春實非辛夷。辛夷乃喬木，高至三十尺，迎春乃小灌木，高僅數尺，並不相同。據李時珍云：

辛夷花初出枝頭，苞長半寸而尖銳，儼如筆頭，重重有青黃茸毛順鋪，長半分許，及開則似蓮花，而小如盞。紫苞紅焰，作蓮及蘭花香。亦有白色者，人呼爲「玉蘭」。

按玉蘭亦微異於辛夷，說詳後。至迎春如李氏云：

迎春花叢生，高者二三尺，方莖厚葉，葉如初生小椒葉而無齒，面青背淡，對節生小枝，一枝三葉。正月初開小花，狀如瑞香，花黃色，不結實。

亦可見其不同的地方。辛夷古即採其苞入藥，據名醫別錄云：「溫中解肌，利九竅，通鼻塞，治面腫，引齒痛。」迎春則古所未用，且歌詠之者，僅唐白居易有二首，宋韓琦劉敞亦有詠及，餘則並無所聞。可知此花並不爲人所注意，或如陳氏之誤爲辛夷，所以自來只知有辛夷，而不知有迎春了。辛夷花之最愛好者，大約要推唐人王維了，他在輞川別墅中，有辛夷塢，這是全栽辛夷而命名的。他的辛夷塢詩云：「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芙蓉花即指蓮花，蓋辛夷花似蓮，故云。

至於玉蘭，略似辛夷，而實非一類。惟前人又以玉蘭爲迎春的，如明王世懋讀史訂疑云：

余兄嘗言玉蘭古不經見，豈木筆之新變耶？余求其說而不得，近與元馭學士對坐，偶閱茗溪漁隱曰：「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開，洪慶善注云：辛夷樹高，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余觀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其言如此，恍然有悟，今之玉蘭，即宋之迎春也，即呼元馭曰：「兄知玉蘭古何名，乃迎春也。」元馭疾應曰：「果然，昨嶺南一門生來，見玉蘭曰：此吾地迎春花，何此名爲玉蘭？其奇合如此，乃知迎春是本名，此地好事者美其花，改呼玉蘭，而嶺南人尙仍其舊耳。」據叢話言，玉蘭是迎春，迎春即辛夷，辛夷即木筆也。然今北方有木筆而絕無玉蘭，則王摩詰辛夷塢果是何花？豈古有之而今絕種耶？第花以辛名，今玉蘭嚼之辛，而木筆不然，又似茗溪之說爲是。夫玉蘭之爲辛夷，未可定，而其本名爲迎春，則自今日始